

## 技术价值系统分析

李宏伟

**摘要:** 技术价值问题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提出了技术价值系统概念,探讨了技术价值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系统特征。文章分析了技术价值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社会运行机制,探讨了对技术价值系统的可能控制。

**关键词:** 技术价值系统 结构 控制

技术价值问题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它贯穿技术发生、技术应用和技术后果等技术实践诸环节,对技术实践具有导向性作用。技术的发生、发展及其应用是在一定的技术价值系统下实现的,缺少了一定的技术价值系统的参照,对于技术的理解往往是肤浅的,对于技术哲学某些问题的讨论也常常陷于片面。技术价值系统的探讨对于我们深化技术理解、发展技术哲学理论、提高技术实践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技术价值系统的结构

技术常区分为狭义技术与广义技术。所谓狭义技术,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是针对人与自然的技术。所谓广义技术,指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本身的全部活动中,所应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本文讨论的只是狭义技术,只限于创造人工自然的技术,而不涉及改造社会及人本身的技术。于光远先生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提出的狭义技术定义较有代表性,认为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所谓技术价值,就是技术与主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它表达着技术对人的需要、发展的肯定或否定的性质、程度,并在技术与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展现开来。”([1], p. 42)本文给出的技术价值概念特别强调三个方面:一是技术价值的关系说,即技术价值既不是技术自身的属性,也不是主体的单方面规定,而是技术与主体间的一种相互关系。二是技术价值的过程说,即技术价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很难在技术本身与技术应用之间做出明确的价值划分。三是技术价值中技术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说,即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听任主体的随意支配、使用,而是技术也要对主体施加影响、作用、改造。所谓技术价值系统,就是把技术价值视作一个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技术价值系统研究,不再把技术价值看作一个没有内在要素和结构的孤立单元,而是要分析技术价值的丰富内涵,展示技术价值系统内部各要素间及其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技术价值就是技术与主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它不同于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间的认知关系,而主要是客体与主体间的一种效用关系(当然,不排除认知关系),即价值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给出技术价值系统的概要结构如下:如要给出技术价值系统较为详尽的内部结构及其外部环境,我们可见下图:

(图中每一条连线都表示相互作用关系)

技术价值系统及其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图

技术价值系统的内部结构要素可概括为三个，即技术价值主体、客体技术以及主客体之间所形成的价值关系。技术价值系统中的主体是一定技术实践中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技术目的性的主体，为一定的技术实践及其价值关系所限定。技术价值主体不像科学认知的主体那样关注事物规律的真理性和功利价值。技术价值主体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可以在不同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如个体、团体、国家乃至全球等)，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下，表达着不同的思想观念、文化倾向、物质追求。技术价值系统中的技术不仅包括实体性因素(工具、机器、设备等)，还包括智能性因素(知识、经验、技能等)和协调性因素(工艺、流程等)。(2, P. 19)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技术归为实物或者知识。但不论是实物还是知识，在技术价值系统中，它们都是作为客体为人所用，发生一定的价值关系。价值关系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或者机器，而是一定的技术价值关系事实。技术价值关系事实，就是主体与技术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不断展现开来的实际效果，就是技术给人带来的利害事实。当我使用电脑完成论文创作，打印出漂亮的文稿时，是电脑使我的写作省时省力、清楚整齐，这就是客观的技术价值关系事实。技术价值关系事实是贯通技术价值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使主体与客体在价值关系中得到相互规定。技术价值关系事实又可以区分为对于主体有利的肯定性关系以及对主体有害的否定性关系。

技术价值系统的外部环境要素可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技术价值系统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组织形式、思想观念、文化氛围等等。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是社会的产物，所以社会环境对于技术价值主体具有直接的作用。社会环境主要是直接作用于主体，当然通过主体也就影响着技术客体的发生、发展。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技术价值系统赖以存在的自然条件，如气候水土、矿产资源等等。自然环境及其客观规律是技术发生、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必然要求，决定着技术的可能形式，也影响着人们的技术选择。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是通过人特别是依仗着技术而实现的，反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价值系统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如此强烈，它们之间在事实上难以分割。这里，只是为了突出技术价值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研究的方便而从技术价值系统中区分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 2 技术价值系统的特征

技术价值系统除了一般系统特征外，还具有它自身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系统的自为性、环境的改造性、不断的进化性、作用的非线性。

### (1)系统的自为性

系统一般都有一定的自组织能力，通过反馈机制，保持系统的稳定与有序。这样，系统就呈现出某种目的性。技术价值系统不是无机系统，也不同于一般的有机系统，它不是表现出一般的目的性，而是自为性。技术价值系统的自为性，就是指技术价值系统不仅要维持自身的稳定与有序，更要不断促进技术价值主体的发展，表现出目的自觉性。技术价值系统不同于一般系统就在于它内含着技术价值主体——人，所以，技术价值系统的自为性实际上是人的自为性。但是，主体只是技术价值关系中的一极，另外一极——技术必然要对主体构成某种制约(即使承认技术是人的创造)，再加上来自技术价值系统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这种自为性又是有限的。来自系统内部及其外部环境的制约条件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但人的想象力和欲望则是相对无限的，人类技术实践领域的无节制拓展必然要引发技术价值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间的矛盾冲突。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和技术悲观主义就是这种矛盾冲突在现实及观念上的尖锐表现形式。

### (2)环境的改造性

任何系统都有自身特定的环境，都要与外界环境进行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以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维持自身。系统对于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一般系统来说，这种影响常常是被动和微弱的。

技术价值系统的环境改造性，是指技术价值系统不是简单地适应外界环境，而是对外界环境有目的的技术改造，使外界环境适应人的需要。技术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天然自然改造成人工自然，天然自然正在不断地消失，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之所以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完全是靠了技术，是人的技术性生存的结果。原始技术(如石器的打制、火的使用等)使原始人走上了与动物诀别的不归路，近代工业技术(如纺织技

术、钢铁技术等)带我们走进了工业文明,现代信息技术为我们迎来了信息时代。陈昌曙先生认为,技术的最基本特征(功能特征)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人工化转换。([2], p. 18)这种人工化转换寄托着技术主体的期望,表达着技术主体的愿望和要求,是技术价值系统的基本功能。所以,人们在技术评价中,总是把物质、能量、信息的人工化转换的最大值和高效化视作最高原则,并在技术实践中成为人们不断拼争的目标。在这种技术追求中,人们考评的主要是技术对于人类的直接利益,但却忽略了技术对于环境并由环境推及到人的间接影响。人类的技术水平及其环境改造能力不断提高,但这却不能保证人类生存环境质量的真正提高。

### (3)不断的进化性

技术价值系统的进化性是指技术价值系统作为一个社会有机系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系统的每一要素及其系统整体都在不断地调整、完善自身,以求更好地协调与外界环境的关系,达到共进。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技术价值系统的进化史。自人类诞生,人类的生物进化就逐渐地为技术进化、文化进化所取代,人类的进化速度加快了。从原始社会的石器技术、奴隶社会的青铜技术、封建社会的铁器技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生产技术到当今的信息技术,可以看出,技术的进化特征是明显的,人的进化是与技术的进化分不开的。技术价值关系把人的进化与技术的进化紧密连接在一起,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得到不断提升,呈现出崭新的内容。古代的王公贵族只能对骑马、坐轿津津乐道,却不知汽车、飞机为何物,更是无法想象像美国人蒂托(Dennis Tito)那样的太空旅游了。当今,技术价值系统关注的已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温饱、舒适、生产的自动化、信息的网络化,更着重于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长远问题。

### (4)作用的非线性

技术价值系统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不是单向的线性作用,而是非线性关系。这是技术价值系统复杂性的原因所在,也是系统不断进化的内在根源。例如,人们常把技术发明归因于人们的需求,认为是需求刺激了技术的发明。这初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又难以解释一切。汽车的发明并不是由于全球范围内严重的马匹短缺,人们急于找到一种新的代步工具或运输工具。实际上,在汽车发明后的头十年里,即1895—1905年,汽车一直是一种玩具。([3], p. 7)有人可能会说,正是人们玩乐的需要才刺激了汽车的发明,但是人们汽车玩乐的需要难道不依赖汽车的发明吗?从原始人最简单的基本生理需求到现代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需求,难道不是技术的进步在刺激、引导并作为保证的吗?正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这不是静态的单要素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复杂的多元素间的非线性相互缠绕关系。对技术价值系统非线性相互作用特征的忽视,也许是技术哲学中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吧。

## 3 技术价值系统的运行机制及其控制

火的使用、石器的打制等原始技术的使用,使原始人意识到了原始技术对于他们超越自身局限、赖以生存的重要意义,人类从此再也不能与技术相分离。技术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事实使人们看到了技术对于超越他们自身局限、维持生存的重要意义,人类从此就从自然生存转向了技术生存。([4], p. 1)技术价值关系事实的存在、技术价值系统的存在对于人类的生存及其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1)技术价值系统运行的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对于技术价值系统来说,具有基础性制约作用。“技术只能存在于它的可能性限度之内,技术不是无限制的。”([5], p. 32)不论技术价值主体的创造性有多大,人的技术生存也不可能脱离自然条件的支撑。自然条件直接决定着技术的发明、发展,决定着技术的可能形式。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按照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变化着,这就是自然规律。自然界作为基础性存在(人类社会不过是自然界的进化形式),其规律不但适用于自然界,同样制约着人类社会。社会规律有许多自然规律所不具备的新内容、新形式,但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技术价值系统特别是技术的发明和发展要受制于自然规律。在古代,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局限于经验,技术发展缓慢。自实验方法兴起、近代科学诞生,对于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极大地加快了技术进步步伐。科学定律是反映自然界内在关系和本质规律的认识成果和认识形式,告诉我们在原则上什么技术是可

行的，什么是技术上不可能的、做不到的。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原理，指出了第一类永动机的制造是不可能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为有用功而不产生其它影响，宣告了第二类永动机幻想的破产；热力学第三定律则宣告了绝对零度是不可企及的。我们常常过分推崇科学对于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却忘记了科学理论背后的自然规律对于科学、技术所起的根本性决定作用。科学理论只是人们对于自然界某一部分自然规律的认识，而自然规律则不论人们对它是否认识，一直都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自然资源是技术价值系统运行的物质条件。没有一定的资源存量支持，技术价值主体以及技术客体的发生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技术作为物质、能量、信息的人工化转换，总是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源。在当今资源日益紧缺、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情形下，技术发展只有以节省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己任，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发展起来。可见，技术价值系统的运行不仅是在科学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自然条件支撑。

## (2)技术价值系统的社会运行

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基础上，技术价值系统的运行主要是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的。这是因为，技术价值的实际发生更多的是在技术成果的社会运用过程中实现的。一件技术成果(不论是技术工具、技术产品，还是技术程序、技术方法)，在它还没有投入实际应用之前(还只是一件展品、样品或者是技术设想)，它只是暗含着人们对它所寄予的功能要求，具有一种潜在的技术价值。一件技术成果可能具有多种潜在价值，如电脑就可以用于娱乐游戏、文字处理、网络通讯、电脑犯罪，甚至还可以用于装点门面、标志身份，极端地说还可用作重物。在技术的使用过程中，技术的潜在价值被现实规定，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同一技术，随具体使用方式的不同，可以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现实价值。原子能技术既可用于核电站，也可用于原子弹；原子弹可以用于维护世界和平，也可以用于霸权主义的核讹诈。科学成果没有阶级之分，但是，确有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与社会主义应用的不同。

社会需要是技术进化的动力，但是，这种社会需要只有在相应的技术水平支撑下，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技术发明。人类征服癌症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可如今也没找到根治的方法。社会需求只有通过技术自身的内部矛盾运动才能发挥作用。技术上可能的发明能否发芽、成长，最终为社会所接受，则是技术的社会选择问题。技术的社会选择形式主要有三种，即市场选择、政府选择和文化选择。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也就难以收回其研制、开发阶段的资金投入，也就失去了继续开发的经济追求动力，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技术的政府选择，着眼于国家技术发展的整体性布局的战略性政策调控以及重大技术项目的重点扶持，避免了市场选择的短见行为。文化以其特有的弥散性的渗透力，在观念、制度、器物层面上制约着人们的技术选择。技术的文化选择不同于市场选择的无情，也不同于政府选择的直接，而是表现出它的悠远绵长。我国自11世纪开始活字印刷的试验，但一直到19世纪，在我国流行的是雕板印刷。为什么活字印刷技术在我国迟迟不被接受?这主要受我国文化审美趣味的影 响。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活字版书籍从未达到雕版类书籍的精致程度。这在把书法视为艺术的人民来说，活字印刷的实用价值被看低了。([3], p. 210)可见，技术发展不仅是技术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技术的社会选择结果。

技术不仅仅是人们选择、利用的手段、工具，同时它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其行为方式。使以往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技术向个人和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选择。([6], p. 78)以往，太空遨游只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宇航员的专利，然而美国百万富翁蒂托(Dennis Tito)的太空旅游的顺利完成却激发了人们对于太空旅游的向往。蒂托宣称，他要开发太空旅游市场，看是否能够成为新的财源。可见，不仅是市场可以淘汰、选择技术，技术也可以开辟市场，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开创道路。技术发展有自己的内部根据，也可以说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技术的这种自主性又是有条件的、有限的。技术的发展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要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作基础，还要适应一定的社会风土、民情。但我们也不能陷入“社会需求”决定论，因为社会需求总要受制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和技术基础，技术的进步一直在推动着社会需求的不断转换。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间的互动，推动着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 (3)技术价值系统的控制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自身已经成为目的，成为缺少了外在控制的自主的力量主体。” ([7], p. 11)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根本不是人们运用的工具，相反，人类已经完全处在技术产品的统辖之中。据此，技术价值系统的调控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承认技术发展的自我根据，也可以承认技术进步对于人的需求的刺激或者引导作用，但是，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19世纪，廉价童工的使用非常普遍，这也导致了针对童工体质的技术改变。当禁用童工的法令出台后，工厂主宣称针对童工的技术对于童工的使用就是一个必然要求，抱怨废除童工会造成低效率和通货膨胀。然而，事实是如今不再会有人抱怨童工的废除。 ([8], p. 17)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技术并不是完全自主的，而是可以被文化、法令所引导、制约的。人可以与技术之间形成价值关系，同时还可以反思技术价值关系；人不但身处技术价值系统，同时还处于其它许多系统之中，如生态价值系统、文化价值系统等等。人可以留连于技术价值系统，还可以随时超越技术价值系统，在更高的系统层次上审视、调控技术价值系统。

1)技术价值系统目标的控制 技术价值系统目标的调控，直接关系到技术价值系统的可能走向，是把握技术价值系统的关键所在。如果以技术为中心，把物质、能量、信息的人工化转换的最大值、高效化作为技术价值系统追求的目标，那么，人就要屈从技术的发展，人就沦落成为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手段、工具。相反，如果把人类的根本利益、长远发展作为技术价值系统的追求目标，那么，技术就只能为人所用，成为为人造福的手段。对于人的利益尊重，是不是会化解人类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责任呢？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视为人们可以为所欲为的索取对象，这是传统伦理学的缺陷；把伦理对象扩大到自然界，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只看到了人对自然顺应的一面，这是生态伦理学的不足。发展伦理学，基于人类和集体(也兼及个人)发展的基础上，看到了自然在人的地域性和历史性存在中的中介作用，重在调整当代人之间以及与未来人之间的环境和资源分配关系。发展伦理学克服了传统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的不足，把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内在结合在一起。把人类的根本利益、长远发展作为技术价值系统的追求目标，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技术价值系统目标的正确选择。这一正确目标的选择，不是技术价值系统自身的内在禀赋，它超越了技术价值系统的自身局限，表达着人类的能动性、创造性。人类根本利益、长远发展的实现 要依靠技术的不断进步，但是，技术进步要服从于人类根本利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技术价值评价机制的确立 技术价值评价，是一定技术价值关系主体对这一技术价值关系的现实结果或可能后果的反映。用图表示如下： ([9], p. 256)

上图中的客体Ⅱ表示的是技术价值系统中主体与技术客体Ⅰ之间所形成的技术价值关系事实。技术价值评价不是对客体Ⅰ的评价，而是对客体Ⅱ的评价，是从人的需要、利益出发来评价的。人的需要有正当需要与不当需要的区分。丹尼尔·贝尔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而是无限的要求。” ([10], p. 68)人的正当需要和不当需要的判定，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文化背景、利益集团的价值主体来说，可能相去甚远。但是，人作为“类”的存在，人类的正当需要则是肯定的，这就是要有益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摒弃消费主义，把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行为作为人类美德。个体、集体、国家的局部需要、短期利益应当服从于人类的根本需要、长远发展。

技术价值评价是技术价值系统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构成了技术价值系统稳定运行的反馈回路，告诉我们技术价值系统的运行是否偏离了已经确立的技术价值系统目标，我们应如何调整技术价值系统的走向。技术价值评价的作用在于指出价值关系运动的后果，预见未来，指导实践。如果技术价值评价只限于指出已有的事实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好坏的原因，那么评价就无异于科学认识，就失去了它的特殊意义和存在的必要。 ([11], p. 40)在日本和美国，都非常重视研究和开发项目的事前评价，而在我国似乎更关心的是成果评奖。大家不太关心技术发明及其应用可能带来的实际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而是关心技术成果拿了什么奖(国

家级、省部级)、几等奖。变我国“回顾式”的成果评价为“前瞻式”的项目评价,加强研发项目的事前评价及项目管理,使评价不仅仅是科研工作的总结,而更重要的是促进科技进步,保证技术稳步发展的合理方向。

3)技术价值系统的优化控制 “人类技术的每一项都是与所有的其它技术相关联的。我们必须警觉,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看。”([12], p. 394)现代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网络化,各种技术形式通过各种各样的“端口”,实现输入、输出的相互贯通。如果没有电的生产并且通过电线输送到各个用户,那么,洗衣机就是毫无意义的。([13], p. 81)汽车技术的真正社会化,还需要售后服务系统的配套、道路系统的完善、交通信息的传递(如红绿灯)以及交通管理技术等等。无所不在的技术网给人一种压抑感,同时还隐藏着一定的技术风险。技术的网络化存在,使得网络上某一技术环节上的错误有可能被迅速传播、放大,以致整个技术网络的瘫痪,造成毁灭性灾难。系统控制常采用两种不同的形式,这就是系统的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在集中控制中,中心控制要素的失控会造成整个系统全局性的灾变;在分散控制中,防范了系统失控的连贯风险,但又缺少了集中控制的统一、高效、有序。在技术价值系统调控中,我们不能回避现代技术的网络化特征,又必须防范技术的网络化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价值系统的调控中,把系统的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达到一种新的优化控制。在这样一种优化控制下,技术以及技术价值系统被构筑成若干个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的系统,它们形成一个网络。每个系统各自独立承担某一方面的特殊职能,拥有各自的调控手段维持自身正常、稳定的运动。但这些相对独立的系统之间并不是不相关的,而是依靠中心控制系统的协调作用使这些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严密组织、协同动作。([14], pp. 20—23)这样的优化控制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鉴别中心控制指令的正确性,评估技术决策,识别信息的真伪并检测信息传输质量,对可能的关键要素毁坏及系统灾变做出及时的应变抉择。这样一个控制系统的提出,虽然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构想,但它给我们许多启发。

#### [参 考 文 献]

[1] 李宏伟,王前:“技术价值特点分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2] 陈红兵,陈昌曙:“关于‘技术是什么’的对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4期。

[3] [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林德宏:“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5] Theodore John Rivers: *Contra Technologiam: The Crisis of Value in a Technological Ag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3.

[6] Kristin Shrader-Frechette and Lanham Westra: *Technology and Values*. New York: Rowme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7] Priscilla M. Regan: *Legislating Privacy: Technology, Social Values, and Public Poli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8] Andrew Feenberg: “The idea of Pro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in *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JAI Press Inc, Volume 5, 1982.

[9] 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0]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出版社,1989。

[11] 李宏伟,李天瑞:“成果评价的原则与日美评价的比较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2期。

[12]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4.

[13] Kenneth R. Stunkel and Saliba Sarsar: *Ideology, Values, and Technology, in Political Lif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4.

[14] 詹克明:“系统论的若干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1期)